

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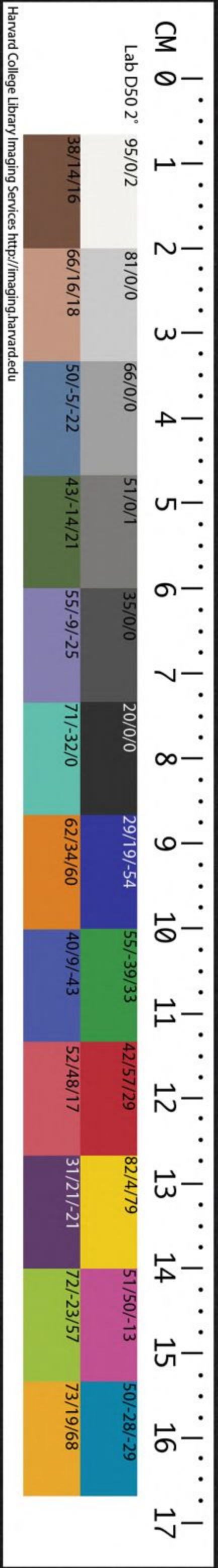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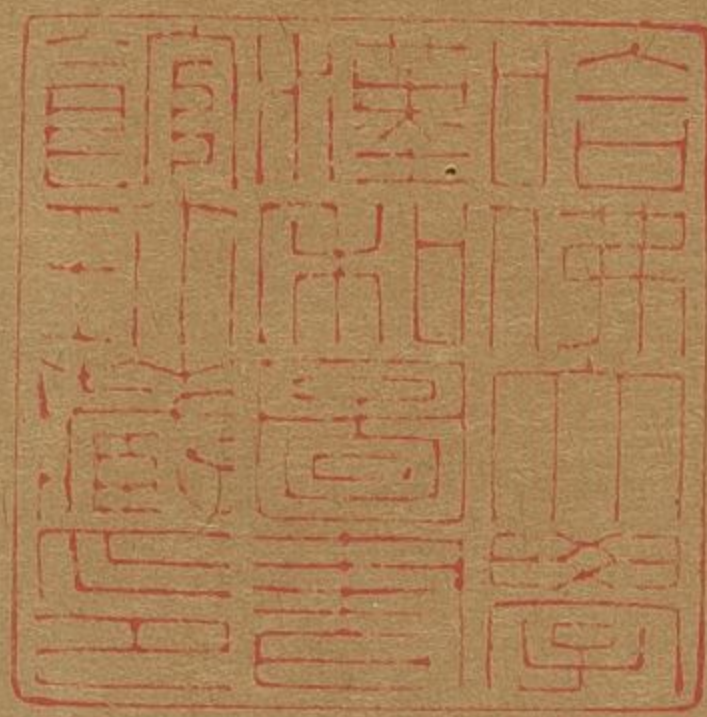
卷四十四之四十九



15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宋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

梁沈約撰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德郎春坊中允管國學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事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蚤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

旦刑獄參軍有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竒之卽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見稱入爲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蕃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點漆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

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高祖欲以爲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內參審穆之死問其日敎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爲右衛將軍尋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臺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高祖不豫給班劔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

醫藥少帝卽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政少帝
旣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雖益寧南
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諸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或用別人故遽有此授精兵
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卽位加使持節依
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遑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
喜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
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部初爲荊州
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
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

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
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羨次康新野侯義賓元嘉
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
虜爲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之等并討晦聲言北
伐又言拜景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
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
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矚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
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
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

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
草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
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罔
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
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各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
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
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
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
在都又素無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
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

若有外寇可以立勳登之一乃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
馬南郡以授卽於坐命超爲司馬建威將軍南義陽太
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
除祕書郎世休收矚矚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
罔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矚等竝已誅晦先舉羨之
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高
祖征討備覩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
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曰臣階緣幸會
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
贊王業預佐命之勳膺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

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竝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君誠貫幽顯逮營陽失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國忘已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惟疑臨朝殷懃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

臣節之所司耿弁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釁結闕墻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爲政小大必先啓聞糾剔羣蠻清夷境內分留弟姪竝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卽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翼命

之佐勦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爾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竝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遣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自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

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十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鑕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更慨言不自盡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曰禍福無門迺順有數天道徵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晦安忍鳩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取

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
竝卽大憲復王室之讎摠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
悅三姓同罪旣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戶苟幽明所
怨孤根易援以順討途雖厚必萌然歸死難圖獸困則
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
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彥之
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旂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
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承脩
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

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
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
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
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
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鑿輿効駕六軍鵬翔警畢
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
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
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爲亂亡之役置軍則魚潰嬰城
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愬懃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
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卽共收擒晦身輕舟

護送若已猖蹶先事阻衛宜讎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
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羨
之諸姪咸無所染况彼府州文武竝列王職荷國榮任
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
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時益州刺史蕭摹
之巴西太守劉道產被徵還始至江陵晦竝繫繫沒其
財貨以克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爲諮議參
軍以弟遜爲冠軍竟陵內史總留任兄子世猷爲建威
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同超能破之者卽以爲龍驤
將軍雍州刺史晦率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

于破冢旂旂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此爲
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劭爲輔國將軍劭不受
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故禍難薦臻營陽失德自絕宗
廟廬陵王構閱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
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
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
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
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遐長嫌隙異同之端曇
首往因使下訪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
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

見訪逮庶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
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啓及
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
令見咨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
意又惠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
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爲狄當所諧常
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
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宵飲是恣醜貌

闕六字

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頓有數人是何
憤憤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誅效

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縉紳之徒孰不忼慨遂矯違詔
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卽日監利左尉露檄衆
軍已至揚子雖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
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珍瘁之哀蒼生深橫
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巨川駟介蔽野武
夫驚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
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
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
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
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惜甲卒三千相係取道

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遜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王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雁塞同討劉粹竝趨襄陽奇兵尚速指景齊奮諸賢竝固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勗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

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澤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縣於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中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獲繼楯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又攻洲口柵浦之彥之退保隱圻晦又上表曰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覆雖哲王宰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害不作姦臣王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丁內外影響同惡相成

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美入之左光祿大夫臣亮
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
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偽之甚一至
於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
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
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旅與羨之
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于
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竝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
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
臣等四人同升御牀顧命領遺安以家國仰奉成旨俯

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絕於天社
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
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
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
海羨之及亮內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
孰曰不宜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
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
皆咨啓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
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送
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

生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
遐邇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
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恩
幸闕望國權親從磐時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
所以交結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爲
言廬陵爲辜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
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
明事非爲已廬陵之事不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
叔段之罰既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
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

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蓋
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
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權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沂流
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鸞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
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竝居顯要世稱恭謹不
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
孝不免譖愬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
貞臣姦慝所移勢回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
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

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孥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廁奉遺旨國難旣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窘懾望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翦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

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蕃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疆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旣至與彥之軍合牽盤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

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鬪心臺軍至忌置洲尾削艦
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
初雒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
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
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
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兄子世
基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
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
京師於路作悲人道其詞曰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難
哀人道之多險傷人道之寡安懿華宗之冠胄固清流

而遠源樹文德於庭戶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祐
當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愆值革變
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躬物贊帝制於宏綱
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房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
之龜章稟顧命於西殿受遺寄於御牀伊懦劣其無節
實懷此而不忘荷隆遇於先主欲報之於後王憂託付
之無効懼愧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光
居遏密之未幾越禮度而洒荒普天壤而殞氣必社稷
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啓處而匪遑藉億兆之一志
固昏極而明彰諒主尊而民宴信卜祚之無疆國旣危

而重構家已衰而載昌獲扶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
朝褒功以疏爵祇命服於西蕃奏簫管之嘈噴擁朱旄
之赫煌臨八方以作鎮響文武之栢栢厲薄弱以爲政
實忘食於日旰豈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逾歷
其三稔實周回其未再豈有慮於內

闕五字

其云

裁痛夾輔之二宰竝加辟而靡貸哀弱息之從禍悲發
中而心痲伊荆漢之良彥逮文武之子民見忠貞而弗
亮觀理屈而莫申皆義槩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舳
艫之奔奔陳車騎之鞞鞞觀人和與師整謂茲兵其誰
陳庶亡寇之雪怨反涇渭於彝倫齊輕舟於江曲殄銳

敵其皆湮勒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氣有捷而益
壯威旣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迕風雨以踰旬我謀
戰而不克彼繼奔其躡塵乏智勇之竒正忽孟明而是
遵苟成敗其有數豈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
師而覆陳誠得喪之所遭固當之其無吝痛同懷之弱
子橫遭罹之殃釁智未窮而事傾力未極而莫振誓同
盡於鋒鏑我怯劣而愆信愍弟姪之何辜實吾咎之所
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生詹性命之難遂乃窘
繼於邊亭亦何忤於天地備艱危而是丁我聞之於昔
誥功彌高而身賊霍芒刺而幸免卒傾宗而滅族周嘆

貴於獄吏終下蕃而靡鞠雖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
戮懷今憚而恐人忘向惠而莫復續無賞而震主將何
方以自牧非矜石之園照孰違禍以取福著殷鑑於自
古豈獨歎於季叔能安親而揚名諒見稱於先哲保歸
全而終孝傷在余而皆缺辱歷世之平素忽成滿而傾
滅惟烝嘗與灑掃痛一朝而永絕問其誰而爲之寔孤
人之險戾臯有踰於丘山雖萬死其何雪羈角偃兮衡
閭親朋交兮平義雖履尚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但憚
耕兮從祿覩世道兮艱設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兮爲
易今定謚兮闔棺慙明智兮昔議雖待盡兮爲恥譽厚

顏兮靡寘長揖兮數子謝爾兮明智百齡兮浮促終焉
兮斟克卧盡兮斧斤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曉
分兮辨惑御莊生之達言請承風以爲則周超旣降到
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參軍沈敞之告彥之沙橋之敗
事由周超彥之乃執之先繫矚等猶未卽戮於是與晦
遜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庾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愔竇
應期蔣虔嚴千斯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
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
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旣涉
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

何承天並皆原免初河東人商玄石爲晦參軍晦爲途
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彥之從弟爲主田夫等
不敢許知玄石獨謀不立途爲晦領幢事旣平恨本心
之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懷福爲衡陽王義季
右軍參軍督護晦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
舍太祖嘉之後以蓋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督護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途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
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孥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
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
於世微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
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疏行
法爲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甚自
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威戚若有
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
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罔目隨之所以吉人
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爲此云

去為恩息故...
宋書...
...

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庶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慎 劉粹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略符堅僭號關中猛為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

故名之爲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嶠澗之間嘗寄食澗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答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爲天門臨澧令卽遣召之旣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日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卽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

博陸縣五等子高祖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賜給百舸爲前驅義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亮州刺史蕃爲副貳高祖僞許之九月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加振武將軍高祖至姑孰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并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亮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

於鵲洲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一十二日至
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兗州歿
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蒯恩
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
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使長嚴令後有大軍
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
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
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
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至顯之
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旣見軍不見蕃而見軍

人檐彭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已被燒烟焰張天而鼓
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
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
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
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
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
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
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鬪
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
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

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
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爲高祖所賞拔常在左
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聞於金
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
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
有是父兄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且鬪且共語衆並
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
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
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毅慮南有
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二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

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
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
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政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
衝蒯恩軍軍人鬪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
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於
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爲安
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
戶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爲凶暴鎮惡討平之初行
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爲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
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

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
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
至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
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既破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
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
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爲人疆辯
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
惡統蒯恩諸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羗鎮惡追躡盡境
而還除游擊將軍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爲咨議
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見鎮惡
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逋逆昔晉文王委
伐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
鎮惡曰不剋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鎮惡入賊境戰
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柏谷塢斬賊帥
趙玄軍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洸歸順進次澠池造故人
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版授方爲澠池令遣司
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生擒之仍行弘
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僞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
險深溝高壘以白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
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土民租百姓競送義粟

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大軍至未
可輕前旣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而軍
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治河索虜屯據河
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
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
惡旣得義祖紹又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
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
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鎮北將軍姚疆屯兵涇上鎮惡
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
舫者悉在艦內羗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

人北士素無舟楫莫不驚惋咸謂爲神鎮惡旣至今將
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
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
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
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
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
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卽陷長安城泓
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
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
惡於灊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

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歛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進號征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偽輦爲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乃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雖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時西虜佛佛疆盛姚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非一高祖既至長安佛佛畏憚不敢動及大軍東還復寇逼北地

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屯劉回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說鎮惡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爲田子所殺事在序傳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內殺鎮惡兄基弟鴻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高祖表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舉自策名州府屢著誠績荆南邁釁勢據上流難與疆蕃憂兼內侮鎮惡輕舟先邁神

兵電臨盱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陝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途廓定咸陽俘執僞后克成之効莫與爲疇實扞城所寄國之方召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躍威撲討賊旣還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勳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卽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勳參前列殊績未酬宜蒙追寵願敕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謚曰壯侯配食高祖廟廷子靈福嗣位至南平王鐸右

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述祖卒子叡嗣齊受禪國除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爲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爲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出洛陽到彭城歸高祖卽以康爲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毋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盱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爲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爲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自東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

順明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爲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異朔公遊騎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缺率軍救之諸亡命並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二百戶進號龍驤將軍迎康家還京邑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時年四十九葬於偃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基子天祐嗣當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伐索虜敗沒子懷祖嗣

檀韶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從事西曹主簿輔國司馬高祖建義韶及弟祗道濟等從平京城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邑旣平爲鎮軍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縣侯食邑五百戶復參車騎將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騎將中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蕃等五十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號橫野將軍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廣固功更封宜陽縣侯食邑七百戶降先封一等爲伯

減戶之半二百五十戶賜祇子臻坐六門內乘輿白衣
領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爲冠軍將
軍明年復爲琅邪內史淮南太守將軍如故鎮姑孰尋
進號左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
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官
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戶并前千五百戶詔嗜酒
貪橫所莅無績上嘉其合門從義弟道濟又有大功故
特見寵授永初二年卒於京邑時年五十六追贈安南
將軍加散騎常侍子緒嗣緒卒無子國除祇子臻臻卒
子遐嗣齊受禪國除祇弟道濟益別有傳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高祖同改稱
小字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
平京邑板參鎮軍軍事加寧遠將軍京邑雖平而羣寇
互起彌與劉蕃孟龍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茅
攻壽陽剋之義熙二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
內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從征鮮卑
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閑道攻臨
朐城彌擐甲先登卽時潰陷斬其牙旗賊遂奔走攻拔
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洲以親黨阮賜爲豫州刺
史攻逼姑孰彌率譙國內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

脩之戍姑孰告急續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
中軍諮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爲前
鋒於南陵電池左里三戰並大捷軍還除太尉諮議參
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游擊將軍尋督馬頭淮
西諸郡軍事龍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
梁國內史戍壽陽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食邑
五百戶十年遷冠軍將軍高陽內史臨淮太守領石頭
戍事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以彌爲吳興太守將軍如故
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留戍礪礪進屯石門柏
谷遷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軍如故高祖受

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戶遷太子左衛率加
散騎常侍二年卒官時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治身
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
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植紹封又坐殺人國
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無所推先諸
盛流並容之太尉表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顏立
皆與友善歷始興王濬征北中兵參軍始興內史南康
相臧質爲逆召柳至尋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
彌弟劭永初中爲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殺彌妻
施氏託云奴客所殺劭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妾并奴婢

七人人匿不聞官爲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初卒於義興太守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質直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克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距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九年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衛輦轂坐府中相殺

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進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宋臺立召爲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晉州刺史復徵爲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高祖遷都壽春留懷慎督北徐兗青進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增邑千戶進號平北將軍徵爲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特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諡曰肅侯子德願嗣世祖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

客韓沸智貨下獄奪爵土後復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
率爲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
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
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
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
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
稽善爲諧譎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
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
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
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

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
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
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
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
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逵之
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
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
尋參世子征虜軍事領遂成令高祖北伐轉鎮西中兵
參軍寧遠將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半城
又攻劉度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

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轉爲太尉中兵參軍
加建威將軍旣破長安姚泓女婿徐衆率其餘衆連營
叛走榮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擒馘不可稱計
十四年除彭城內史又補相國參軍其年遣榮祖還都
爲世子中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右軍將
軍索虜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沒榮祖時居父艱起
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之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
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險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領
軍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
晦出鎮荆楚欲請爲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

卒德願弟興祖青州刺史懷慎弟懷默冠軍將軍江夏
內史太中大夫懷默子道球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道球
弟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世祖大明中爲武康令時
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
初爲巴陵王休若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
封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戶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
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宗嘉之下詔
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脩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
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
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日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

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追贈冠軍將軍諡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爲廬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軍事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歷黃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以爲右衛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委以腹心之任秦始初爲太守盡力遷衛將軍中護軍尋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王謙之字休光琅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驍騎將

軍御史中丞吳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戶大明三年卒贈前將軍諡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爲衡陽內史晉安王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行事何慧文爲慧文所殺事在鄧琬傳追贈侍中應之弟雲之順帝昇明中貴達馬文恭扶風人也亦以功封泉陵縣子食邑五百戶世祖卽位爲游擊將軍頃之卒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祖恢持節監河中軍事征虜將軍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轉參鎮軍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爲車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

戰功居多以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轉中軍諮議
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粹
奉太祖鎮京城轉游擊將軍遷建威將軍江夏相衛將
軍毅粹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
並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
平封灑縣男食邑五百戶毋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
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明年進
號輔國將軍遷相國右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
遷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食邑
千戶二年以役使監吏免官尋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虜

將軍廣陵太守三年以本號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
之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
鎮壽陽治有政績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
叛沒虜趙炅秦剛等六家悔倍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謀
等村粹遣將苑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
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一口收付作部粹
坐貶號爲寧朔將軍時索虜南寇粹遣將軍李德元襲
許昌殺僞潁川太守庫龍於是陳留人董邈自稱小黃
盟主斬僞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司馬世賢傳首京都太
祖卽位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

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車騎從事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竟陵內史與敞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步騎至沙橋爲晦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死者過半降號寧朔將軍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時年五十三追贈安北將軍持節本官如故曠之嗣官至晉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

國除琛弟亮順帝昇明末尚書駕部郎粹庶長子懷之爲臨州內史與臧質同逆伏誅粹弟道濟尚書起部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河東太守仍遷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別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並聚歛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聞之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爲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諧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濟雖奉此旨政化如初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緩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崩動羣小得

千餘人破巴興縣殺令王貞之進攻陰平陰平太守沈法興焚城遁走道濟遣軍擊飛龍斬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冶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旣懷恚忿因聚黨爲盜賊其年七月道濟遣羅習爲五城令氏奴等謀曰羅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盜不止者一旦發露則爲禍不測宜結要誓共相禁檢乃殺牛盟誓俄而氏奴及趙廣等唱曰官禁殺牛而村中公

違法禁脫使羅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賊則無餘類矣因許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立滅不久衆旣樂亂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復向廣漢道濟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並爲所殺賊於是逕向涪城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拒之戰敗失利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韋處伯並棄城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起遂寧太守馮遷聞涪城不守並委郡出奔蜀土僑舊翕然並反道濟惶懼乃免吳兵三十六營以爲平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

招集商賈及免道俗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人賊衆數萬屯城西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趙廣本以譎詐聚兵頓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三千人及羽儀詐其衆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若不從卽日便斬頭道養惶怖許諾道養枹罕人也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帛氏奴征虜將軍梁顯鎮北將軍同黨大帥張寧秦州刺史嚴遐前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十餘萬四面圍城就

道濟索費謙張熙曰但送此人來我等自不復作賊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西門戰皆失利十一月方明等復出戰破賊營焚其積聚賊黨江陽人楊孟子領千餘人屯城南道濟參軍梁雋之統南樓屢與孟子交言因投書曉以禍福要使入城孟子許諾入見道濟道濟大喜卽板爲主簿遣子爲任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與拾合得二千餘人與孟子并力自固廣遣同黨袁玄子攻晉原爲仲興所殺廣又遣帛氏奴攻之連戰仲興軍敗及孟子命死方明復出東門破賊二營斬首數

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仍回軍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斬僞僕射蔡滔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道養收合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以別卒五千餘人還涪城初別駕張熙說道濟令糶太倉穀賊以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末廩糧便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匹馬獨還賊因追之衆復大雋方明夜於城西縋上道濟爲設食饘不能食唯泣涕而已道濟時有疾已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旣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卽減左右

數十人配之賊城外云方明已死可來取喪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方明自出衆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雋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而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暫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卽喚左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持疲勞今旣小損各聽歸家休息喚復還給使旣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十年正月賊衆大至攻逼成

都道濟卒梁雋之與方明等及其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命酬答籤疏不異常日故雖毋妻不知也二月道養於毀金橋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日夕乃大敗臨陣斬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八百餘級道養等退保廣漢是月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卽本號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軍費淡龍驤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連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等攻郫刺

之廣等退據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隊主王盱等兵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衆二萬來助廣等方明淡斬竹開逕邀之戰敗退還郫縣廣等又移營屯箭竿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勝追奔逕至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四月十日發道濟喪五月方進軍向涪城張尋唐顛渡水拒戰方明擊破之生擒僞驃騎將軍雍秦二州刺史司馬龍伸斬之龍伸道助也州吏嚴道度斬嚴逕首廣等並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帛氏奴攻廣漢費淡督將軍种松等與戰斬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餘級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誅費謙

之道濟喪及方明等並東反道養等領二千餘家逃於
鄴山其餘羣賊亦各擁戶藏竄出爲寇盜不絕十三年
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討之軍次鄴口帛
氏奴斬僞衛將軍司馬飛燕歸降汪之擊破道養道養
還入鄴山十四年四月趙廣張尋梁顯各率部曲歸降
僞輔國將軍王道恩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張
尋等於京師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
伏誅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蒼之雖不任軍
事事寧以爲正員郎裴方明虎賁中郎將仍爲義慶平
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淡次太子屯騎校尉

周籍之後爲益州刺史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
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
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未嘗敢以
羽儀人從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年年
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職義興太守東土殘饑太
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入賑卹以損綏撫有方稱爲
良守官至吳郡太守追贈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其道莫
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尊出權道雖復
負宸南面比號軒犧莫不自謝王風率由霸德高祖崛起

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饗又闕晉氏輔魏之
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
也是故王謚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奇
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
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旂旆所臨莫不獻珍
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舉九命之禮旣行代終之符
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
使閉門政寘兵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肯虧其盛業
豈復得以黃屋朱戶爲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
重關莫守故知英策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
直指前無疆陳爲宋方叔壯矣哉

宋書卷四十五終

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趙倫之 到彥之闕王懿 張劭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
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
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
沈田子出囓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

功封霄城縣侯安北將軍鎮襄陽少帝卽位徵拜護軍
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倫
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
不解父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爲護軍資力不稱以爲見
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
不言汝資地所任要足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
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爲竟陵太守
時竟陵蠻屢爲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是有將帥之稱
後爲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

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卽位累
遷徐克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
盜遠竄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
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二
十一年轉豫州刺史明年爲護軍將軍復爲丹陽尹在
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
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
與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
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言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
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懼發病卒諡曰肅傳國至

孫勗齊受禪國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元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爲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陰陽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因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饑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

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並以字稱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

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所誅
仲德奔竄會義軍剋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
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
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
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剋及盧循寇逼敗劉毅
於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
十萬舳艫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並欲遷都
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
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往旣聞凱入將自奔散
今自投草間則同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

豪當自求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悅之以仲
德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其黨范
崇民五十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
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
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爲前鋒諸軍事寇
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
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蕃
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
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揔衆軍進據潼關長
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

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
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爲王基侯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
也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
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彥之北
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寇旣定三軍咸喜仲
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戈
北歸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豈不能爲三軍之憂十月
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
彥之聞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陷則虎
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有疆兵

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
所宜乃回軍泚濟而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
德與彥之並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
又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明年加領兗州刺史仲德三
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
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諡
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脩嗣
爲家僮所殺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
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從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

情意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武帝討玄邵白敞表獻誠款帝大說命署其門曰有犯張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爲吳郡太守王謚爲揚州召邵爲主簿劉毅爲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賊帝怪而問邵邵曰若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尋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

直廬卽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脩舟船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季世子始開征虜府補邵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季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祗率衆扞之劉穆之恐以爲變將發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以觀其意旣而祗果不動及穆

之卒朝廷惟懼僂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對曰
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
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啓還
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年以世子鎮荊州
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
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
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
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
置署妨人乖爲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
函馳使呈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離州

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
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
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隄堰開田數千頃郡人
賴之富贍丹浙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帥因大會誅之
悉掩其徒黨旣失信羣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
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
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
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離州營私
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上後爲吳
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諡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

葦簾爲幃車諸子從焉子敷演敬有名於世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韻端雅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徃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竒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江陵人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不說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中書舍人狄當周起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起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起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與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

止之敷益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復往來其年而卒孝武卽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爲孝張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馬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微邵兄偉之子也偉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罌付偉令密加鴆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時論美之弟枚嘗爲獬犬所傷醫者

云食蝦蟇可療枚難之暢含笑先嘗枚因此乃食由是遂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虜衆近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州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州可至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

但以關扃嚴密不獲走耳若一搖動則潰然奔散雖欲
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雖寡然朝夕未至窘乏豈可捨
萬全之術而卽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汗
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
恭乃止魏主旣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馬臺立氈屋先
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
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魏
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
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
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

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
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
主又求酒及柑橘孝武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
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
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
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父闕南信殊當憂邑
若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中間道甚多亦不須煩魏孝
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號
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
江南耳又求博具俄送與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

胡鼓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
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
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鼓亦
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
問觀我儀貌察我爲人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
以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
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
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在
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
又曰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卽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

乏絕故不復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爲箸屨君且
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以爲愧但以不武受
命統軍戎阡之間不容緩服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箜篌
琵琶等器及棊子孝伯足詞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
答甚爲敏捷音韻詳雅魏人美之時魏聲云當出襄陽
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弒逆
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黃
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爲盡命
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及義宣有異圖蔡超
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

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郡因顏竣陳
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
路斷絕遂不得前義宣將爲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
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
回請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之得免進號撫軍別
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及
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
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輿玄謨甚不
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
兄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

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
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
苦初尚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
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
守卒謚曰宣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
弟悅取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項前將軍長史南郡
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
輔僞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
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
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

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為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

宋書卷四十六終

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劉懷肅

孟懷玉

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初為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戰功又為龍驤司馬費令聞高祖起義乘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為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

落洲進擊破之潁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玄旣死
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相
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僞鎮東將軍馮該戍夏口
東岸孟山圖據曾山城桓仙客守月壘皆連壁相望懷
肅與道規攻之躬擐甲胄陷二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
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規遣懷肅平石城斬馮該
及其子山靖子月禕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
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
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陳流矢傷懷肅額衆懼
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

振首江陵餘皆依之反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
所歸矣僞輔國將軍符嗣馬孫僞龍驤將軍金符青樂
志等屯結軍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等道規加懷肅督
江夏九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爲輔國將軍淮馬歷
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如故以義
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
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率步騎討破之江淮間羣蠻
及桓氏餘黨爲亂自請出討旣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
官三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
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嘉

未爲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凶義軍至
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徇前廢帝景和中爲義
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
敬澀訥無才能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
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暮乃斷懷
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
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嘉
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
所演之上表曰宰邑輔政必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
以利民著績故王奐見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

唐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
姓稱詠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
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
板築塘旣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
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爲
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氏賊
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
已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
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
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叔文魯尚期始興王

國常侍劉僧秀級遠將軍馬洗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次潭谷去臯蘭數里難當遣其建節將軍符弘祖啖元等固守臯蘭鎮北將軍符德義於外爲游軍難當子撫軍大將軍和重兵繼其後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臯蘭二千餘里和又遣德義祖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脩城難當遣建忠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姚憲領二千騎就和方明又率諸將攻之和敗走追至赤亭難當席卷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頃僞丞相楊萬壽等一時歸降難當第三息虎先成陰平難當旣走虎逃竄民間生禽之送京都斬於

建康市秦州刺史胡崇之西鎮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邀擊敗沒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離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詔曰往李氏豎楊難當造爲叛亂俛首者衆其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憲情不違順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軍呂訓衛倉儲以俟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庸顯然近者協贊義奮乃心無替洛陽符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俘擒僞將獨克武興推鋒致效隕命寇手並事著屯險感於予懷宜蒙旌叙榮慰存亡可贈萬壽龍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補負外散

騎侍郎訓駙馬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
太守宜並內徙可符離梁二州厚加贍卹呂訓略氏人
呂先子也又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仇池志輸
誠力卽戎著效臨財能清近先登濁水殞身鋒鏑誠節
俱亮矜悼於懷可贈給事中賜錢千萬道盛注古文尚
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
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劉康祖等繫免各有差方明河
東人爲劉道濟振武中兵參軍立功蜀土歷潁川南平
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晉河南尹祖淵右光祿

大夫父綽義旗後爲給事中光祿勳追贈金紫光祿大
夫世居京口高祖東伐孫恩以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
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
祖鎮京口以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
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
將軍領丹楊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
連戰有功爲中軍咨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
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
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
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

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
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
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
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
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
出繼喪主唯已乃見聽未去任其年卒於官時年三十
一追贈平南將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玉別封陽豐男
子慧熙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已宗嗣竟陵太守中大
夫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
客於閭里早爲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

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
五等子加寧遠將軍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
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直
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討一戰
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
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
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卽據水
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
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
害持年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

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墮身王事宜
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
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剽桓歆北殄索虜
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胸之戰氣
冠三軍於時逆徒寔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
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鳥聚大軍因
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不竊謂宜班爵土以褒
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弟仙客以子
微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臯奪爵徙廣州以微生弟彥
祖子佛護襲爵齊受禪國除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
聽還本微生已死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僮負
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
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狼籍
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後也祖建征虜將
軍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
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胡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
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
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旣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
忠臣起家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

軍事隆安三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
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
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想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
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
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
恩今居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
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穰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
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
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且兵志陵京邑大夫與恭親無
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

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
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電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
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三年孫
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嘯賊皆死戰
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
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
年孫恩又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
往爲援賊恩於是退遠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
敬宣每慮艱難未已高祖旣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
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

軍郡如故元顯驕姪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說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而已桓玄旣至溧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實爲參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旣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

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遺敬宣爲任玄拔爲其府諮議參軍玄旣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明日值余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所謀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謂已爲玄所擒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卽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爲質求救於姚興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問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絡討冀州刺史劉軌軌

要敬宣雅之等共據山陽破之不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離散乃俱奔鮮卑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并要鮮卑大帥免達謀滅德推休之爲主剋日垂發時劉軌爲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敬宣爲輔國將

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是歲安帝元興三年也桓歆率氐賊楊秋寇歷陽敬宣與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歆單騎走渡淮斬楊秋於練固而還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讎耻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復僂俛卽口所忝已爲優渥且盤龍無忌猶未遇寵賢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敬宣既至江州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缺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卽振復其年桓玄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符宏寇廬陵敬宣並討破之初劉毅之

少也爲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旣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事正可爲負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職於是散徹賜給宅宇月給錢三十萬高祖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器

服玩好莫與比焉尋除冠軍軍宣城內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二千餘戶高祖方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季表遣敬宣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書諫高祖曰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比誠漸定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沂

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

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命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讎不雪不應以得死爲限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郡如故旣入陝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而造敬宣率先

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衆距險相待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者大半引軍還譙縱送毛瓌一門諸喪其妻女文處茂毋何并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致歸爲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五年高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從至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沒敬宣并領其衆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過京師敬宣分領鮮卑虎班突騎置哨于甚整循等望而畏之遷使

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將軍如故循旣走仍從高祖南討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初敬宣回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旣相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文致爲戮已當入朝以廷議決之毅雖止猶謂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

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爲
荊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
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
安必無過慮出爲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
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尋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
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
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
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
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
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謂王誕曰阿壽

故爲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進號右將軍司馬道賜者
晉宗室之賤屬也爲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
道賜乃陰結同府倖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
反道賜自號齊王以道秀爲清州刺史規據廣固舉兵
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論因屏人左右悉出戶猛子
遂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時年四十五文武佐
吏卽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
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屨於坐中墜敬宣食槃上長
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高
祖臨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歆第二弟也少爲孫
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戰功復爲王誕
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至羅落檀馮之
戰沒之後仍以馮之所領兵配祗京邑旣平參鎮軍事
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
江陵平定道規遣祗征滇沔亡命桓道兒張靖苻嗣等
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又爲寧
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苻宏於湘東武
陵內史庾悅疾病道規以祗代悅加寧朔將軍封西昌
縣侯食邑千戶五年入爲中書侍郎盧循逼京邑加輔

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循退走祗率所領步道援江
陵未發遇疾停八年遷右衛將軍出爲輔國將軍宣城
內史卽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
號征虜將軍加節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
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
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
敗乃入祗語左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
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
人祗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十二年高
祖北伐而亡命司馬缺寇涂涂或中秦郡太守劉基求

救分軍掩討卽破斬之十四年宋國初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內外草創禁旅王要摠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爲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諡曰威侯子獻嗣元熙中卒無子祗次子朗紹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卷四十七終

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春坊右率 國子監三業事 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朱齡石

齡石弟超石

毛脩之

傅弘之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
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袁真將佐憲為梁
國內史斌為汝南內史大司馬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
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

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温怒將
斬之温第冲苦請得免綽爲人忠烈受冲更生之恩事
冲如父參冲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
死冲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
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儻劣齡石使舅臥於廳事一頭
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
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
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卽死初爲殿中將軍常
追隨桓脩兄弟爲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
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

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
以鎮軍參軍遷武康令加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
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屈險阻郡縣畏憚不能
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
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
心知其屈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
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
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清高祖又召爲參軍補徐州主
簿遷尚書都官郎尋復爲參軍從征鮮卑坐事免官廣
固平復爲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死之士數

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稍過淮擊之率厲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爲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爲元帥以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宜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

虎正侈其計今以大家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

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嗣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晏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卽時散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於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於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爲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高祖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

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齡石遣司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產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產德初齡石平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產德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剪死者甚衆進號輔國將軍尋進監益州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戶十一年徵爲太尉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

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高祖還彭城以齡石爲相國右司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就敬先虜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虜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見殺時年四十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輒之封八年不反及不分姑國秩奪爵更以祖宣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銳善騎乘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

又參伺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以爲徐州主簿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遷車騎參軍事尚書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西伐劉毅使超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及超石步軍出大簿魯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戰而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婿也遣弟黃門郎鷲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

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殺略遣軍裁過岸虜便退走軍還卽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入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旡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高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虜見營陣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二萬騎至遂內薄攻

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旣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蕃劉榮祖等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之賊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

擾亂高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爲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志頗讀史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爲寧遠參軍桓玄克荆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敗於崢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西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回洲脩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軍下至

京師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旬月遷右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益有蜀土高祖欲引爲外助故頻加策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高祖表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巴郡脩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百兵係處茂等荆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

原導之與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
下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
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
月貞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戈西赴
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
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
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
投袂之會屢愆臣雖効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
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况忘家
殉國豈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負不虧君義而

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佇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
蒙宵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
私懷取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
不容卽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
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
言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
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摠莫大之釁然後就死
之日卽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
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
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

表喪口累並得俱還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爲輔
國將軍尋加宣城內史戍姑孰爲循黨阮賜所攻擊破
之循走劉毅還姑孰脩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吏僅
免將軍內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輔國將軍
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自結高祖高祖討毅
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並力
戰高祖宥之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高祖慮脩
之至蜀必多所誅殘土人旣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
固故不許還都除黃門侍郎復爲右衛將軍脩之不信
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

並奪取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以爲諮議參軍冠軍將軍
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羗先遣脩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
及至彭城又使營立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
洛陽已平卽本號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
洛陽脩治城壘高祖旣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
計直二千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百萬雜綵
千匹時人並以爲厚賜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
將軍如故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長安爲佛佛虜所邀軍
敗脩之與義真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岷岷甚高峻右
衛軍人叛走已上岷嘗爲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

因墜坂遂爲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爲索虜托
跋燾所獲脩之并没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
道士爲燾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於平城脩之嘗
爲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於燾燾大喜
以脩之爲太官令稍被親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南郡
公太官令尚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没虜亦爲燾所寵脩
之相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爲誰朱脩之答云殷
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
應巾幘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訖訪脩之
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脩之悲不

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反初荒人
去來言脩之勸誘燾侵邊并教燾以中國禮制太祖甚
疑責之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
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
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傅氏舊屬靈州漢末郡境
爲虜所侵失土寄寓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不
立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
氏悉屬靈州弘之高祖晉司徒祗後封靈州公不欲封
本縣故祗一門還復泥陽曾祖暢祕書丞及胡生子洪

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騎常侍韶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爲本州主簿舉秀才不行桓玄將篡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州刺史馮該該走弘之時在江陵與仄兒子彬謀殺荊州刺史桓石康以荊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知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殺之繫弘之於獄桓玄以弘之非造謀又白平無兵衆原不罪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爲參軍寧遠將軍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荊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韶爲梁州遣弘之討石綏等並斬之除太尉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

署後部賊曹仍爲建威將軍順陽太守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僞上洛太守缺脫奔走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戴養胡人康橫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弘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羗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猶存進爲桂陽公義真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馬寧朔將軍略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之高祖歸後佛佛僞太子赫連瓌率衆二萬襲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又破

之殺傷甚衆壞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寡婦人渡破壞
獲賊三百掠七千餘口又義真東歸佛佛傾國追躡於
青泥大戰弘之身貫甲胃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逼
令降弘之不爲屈時天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
四十二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
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
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
裏而羗戎雜合久絕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
若其懷道畏威奉工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

其岨遠屈疆邊垂則距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溫一世英
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連中
季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
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
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
可以變國情慝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
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
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宋書卷四十八終

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

中允管國子監書

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孫處

蒯恩

劉鐘

虞丘進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少
任氣高祖東征孫恩季高義樂隨高祖平定京邑以為
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廣固之役先登有功盧循
之難於石頭扞柵戍越城查浦破賊於新亭高祖謂季

高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無所歸投非卿莫能濟事遣季高率衆三千汎海襲番禺初賊不以海道爲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循守戰士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卽日克拔循父擬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庭夫等輕舟奔始興卽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始興南康臨賀始安嶺表諸郡循於左里奔走而衆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季高距戰二十餘日循乃破走所殺萬餘人追奔至鬱林會病不得窮討循遂得走向交州義熙七年四月季高卒於晉康時季五十

三追贈龍驤將軍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食邑千戶九季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曰孫季高嶺南之勳已蒙褒贈臣更思惟盧循稔惡一紀據有全域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餘燼猶能爲虞縣師遠討方勤廟筭而季高汎海萬里投命洪流波激電邁指日遄至遂奄定南海覆其巢窟使循進退靡依輕舟遠迸曾不旬月妖凶殲殄蕩滌之功實庸爲大往季所贈猶爲未優愚謂宜更贈一州卽其本號庶令忠勳不湮勞臣增厲重贈交州刺史將軍如故子宗世卒子欽公嗣欽公卒子彥祖嗣齊受禪國除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歷爲征民克
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藟於地歎
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克馬士高祖聞之卽給器仗
恩大喜自征妖賊常爲先登多斬首級旣習戰陣膽力
過人誠心中忠謹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
左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寧遠將軍領幢隨振武將
軍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克偃月壘遂平江陵義熙二年
賊張堅據應城及恩擊破之封都鄉侯從伐廣固又有
戰功盧循逼京邑恩戰於查浦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
破循別將范宗民於南陵循旣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

人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遷龍驤將軍蘭陵太
守高祖西征劉毅恩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事在鎮惡
傳以本官爲太尉長兼行參軍領衆二千隨益州刺史
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昃勇
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爲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
等男高祖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逵
之前進逵之敗沒恩陳於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
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
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軍持重江陵平定復
追魯軌於石城軌棄城走恩追至襄陽宗之奔羗恩與

諸將追討至魯陽關乃還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險凡百餘戰身被重瘡高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戶高祖世子爲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遷諮議參軍轉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子開府又爲從事中郎轉司馬將軍太守如故入關迎桂陽公義真義真還至青塗爲佛佛虜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爲虜所執死於虜

中子國才嗣國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無子國除劉鍾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幼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隆安四年高祖伐孫恩鍾願從餘姚浹口攻句章海鹽婁縣皆摧堅陷陣每有戰功爲劉牢之鎮北參軍督護高祖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專心盡力甚見愛信義族將建高祖叛鍾爲郡主簿明日從入京城將向京邑高祖命曰預是彭沛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爲義隊恒在左右連戰皆捷明日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疑賊有伏兵顧視左右止見鍾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

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撲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謙，故營遣鍾宿據東府，轉鎮軍參軍，督護桓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即奔，除南齊國內史，封安縣五等侯。自陳情事，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高祖厚加資給，轉騎長史，兼行參軍、司馬、叔璠與彭城劉謚、劉懷玉等自蕃城攻鄒山。魯郡太守徐邕失守，鍾率軍討平之。從征廣固，孟龍符陷沒，鍾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將軍，中兵參軍，代龍符領廣川太守。盧循逼京邑，徐赤軍違處分，敗於南岸。鍾率麾下距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

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別帥范宗民以精兵高艦據南淩，夾屯兩岸。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率左右艦攻戶賊，遽閉戶。距之，鍾乃徐還。與仲德攻崇民，崇民敗走。鍾追討百里，燒其船，乘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補太尉行參軍。寧朔將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劉毅，鍾率軍繼王鎮惡江陵平定，仍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由外水至於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僞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衆號三萬。鍾於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

可拔祇增疲困計其人情恒撓必不久安且欲養銳息
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決機兩陳公本有
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
福不敢舍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
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
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
今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并來力距我人
情旣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爲蜀子虜
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譙誅
逕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戶遷給事

太尉參軍事龍驤將軍高陽內史領石頭戍事高祖
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領屯兵冶亭羣
盜數百夜襲鍾壘距擊破之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
以不能鎮遏降號建威將軍平蜀功應封四百戶男以
先有封爵減戶以賜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戶尋
復本號龍驤將軍十二季高祖北伐復留鎮居守增其
兵力又命府置佐史荊州刺史道憐獻名馬三匹并精
麗乘具高祖悉以賜鍾三子十四年遷右衛將軍龍驤
將軍如故元熙元年卒時年四十三子敬義嗣敬義官
至馬頭太守卒子國重嗣齊受禪國除鍾次子高昌男

敬順卒子國須嗣須卒無子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剡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隆安中從高祖征孫恩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數創至餘姚呵浦破賊張驃追至海鹽故治及婁縣於蒲濤口與孫恩水戰又被重創追恩至鬱州又至石鹿頭還海鹽大柱頻戰有功元興元年又從高祖東征臨海於石步固與盧循相守二十餘日二年又從高祖至東陽破徐道覆其年又至臨松穴破賊追至永嘉千江又至安固累戰皆有功三年從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國內史義熙二年除龍驤將軍封龍川

縣五等侯從高祖伐廣固於臨朐破賊盧循逼京邑孟昶諸葛長民等建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回折昶等高祖甚嘉之獻計伐樹樹柵石頭除鄱陽太守將軍如故統馬步十八隊於東道出鄱陽至五畝嶠循遣將英糾爲上饒令千餘人守故城進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爲鄱陽太守據郡進從餘千步道趣鄱陽敏之退走追破之斬首數百復隨劉藩至始興討斬徐道覆八年除寧蠻護軍尋陽太守領文武二年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參軍尋加振威將軍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食邑五百戶加龍驤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戰功軍

還除輔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秦郡太守督陳
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書以爲高祖第四
子義康右將軍司馬永初二年遷太子右衛率明年卒
官時年六十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增邑三百
戶子耕嗣耕卒子襲祖嗣襲祖卒世寶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夫
出於卑隸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翼至
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遂饗封
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宋書卷四十九終

